

The Painted Ve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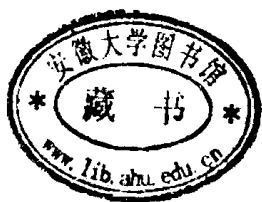
面纱

[英] W. 萨默塞特·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著
阮景林 译

The Painted Veil

面纱

[英] W. 萨默塞特·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著
阮景林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PAINTED VEIL by W. Somerset Maugham
Copyright by The Royal Literary Fun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2012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纱/ (英)毛姆(Maugham,W.S.) 著;阮景林 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29-05023-8

I. ①面… II. ①毛… ②阮…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783 号


面纱

MIANSHA

[英]W. 萨默塞特·毛姆 著

阮景林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刘学琴 李 洁

特约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印张: 8.25 字数: 170 千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轨道。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

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序 言

W. 萨默塞特·毛姆

这部小说的写作得益于但丁诗句的启示，原诗如下：

Deh,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
Seguitò '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 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é, 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 che 'n nanellata pria,
Disponando m'avea con la sua gemma.

“喂，等到你返回人世，
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第三个精灵紧接着第二个之后说道，
“请记住我，我就是那个皮娅，

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
那个以前曾取出他的宝石戒指并给我戴上的人，
对此应当知晓。”^①

我曾于圣托马斯医院学医，适逢复活节，我得到了六个礼拜的假期。在将衣物塞入旅行提包后，我怀揣二十英镑便告动身。最初的落脚地是热那亚和比萨，随后到了佛罗伦萨。我在佛罗伦萨的维亚劳拉寻到了栖身之处。那是一位寡妇与其女儿共住的公寓，从窗户可以望见大教堂雄伟的拱顶。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租金最终以每天四个里拉成交，这是食宿全包的价格。我怀疑这位寡妇的盈余不会太多，因我是从不偏食之人，且食欲惊人，无论她准备多少通心面，都会在我一番狼吞虎咽之后很快告罄。她在托斯卡纳山上经营了一处葡萄园，就我所知，这所园子的葡萄酿出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好的。寡妇的女儿每天给我上意大利语课。我记得那时她已是一位成熟年纪的姑娘，不过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她有着不幸的过去。她的军官未婚夫在阿比西尼亚牺牲了，从那以后，她便决定终身不嫁。不难想象，等厄丝莉亚（她的名字）的母亲也过世之后（这是位体态丰满、头发灰白、善良快活的老太太，相信仁慈的上帝不到合适的时候是不会冒然召她去天堂的），她必然会走一条入教苦修的路。不过她对此看得很开。她是个常常开怀大笑的姑娘，吃午饭和晚饭时我们两个经常互相逗笑取乐。她教起课来却从来都是一本正经，一旦发现我犯了愚蠢的错误或是马虎大意，便会抄起戒尺朝我的指

① 据黄文捷《神曲》译本。

节上拍打几下。我把她和我所读之书中因循守旧的迂腐教师联系到一块儿，并莞尔一笑，否则对我受到的形如孩童的待遇，我必定会忿忿不平。

我每天都非常辛劳。天一亮就开始翻译易卜生的戏剧，这有助于我学习大师的技巧，同时琢磨出写作对话的窍门。翻译完几页之后，我便手中拿着罗斯金的书，到佛罗伦萨城里四处游逛，遍访名胜古迹。罗斯金在书里对乔托设计的塔和吉贝尔蒂的铜门赞叹不已，我也人云亦云地对这二者表示了一番欣赏。我来到乌菲兹博物馆，对馆中陈列的波提切利的作品崇拜无比，之后还以年轻人的轻狂对大师所批驳过的艺术家嗤之以鼻。午饭之后是上意大利语课的时间，上完课后我再次出门寻访寺庙教堂，有空便在亚诺河边漫步遐思。吃完晚饭后，我按捺不住古城之夜的诱惑出门游逛，希望艳遇的降临。但这就是我的天真无邪之处，或者说害羞也罢，每次我回来时都和出去时一样是贞洁无瑕之身。我的女房东给了我一把钥匙，每当听见我开门回来又把门锁好以后，她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她总是担心我会忘了锁门。此后我会继续研读教皇派和保皇党的争斗历史。我悲苦地意识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家们必然不会像我等落魄，虽然我怀疑他们谁也没法用二十英镑在意大利活上六个礼拜。不过这朴素、辛劳的生活还是让我自得其乐。

我已经读过《地狱》的部分（虽然有译文可看，但我还是一丝不苟地把每个生词都查了一下字典），所以厄丝莉亚直接教我《炼狱》。当她讲习到开头我引述的段落时，她告诉我，皮娅是锡耶纳的一位贵妇，她的丈夫怀疑她红杏出墙，但慑于她家族的背景，不敢动手致她于死地，就把她投入了位于马雷马的城堡，以期让

她在城堡里的有毒蒸气中死去。但是她迟迟未能毙命，他最终忍无可忍把她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揣摩不透厄丝莉亚从何得知的这么详细的故事，在但丁的原诗中远没有这么丰富。不过这个故事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它，有时一想就是两三天，这样持续了好多年。“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这行诗牢牢地记在了我的脑子里，不过因为还有多部小说也在构思当中，于是我把这个故事一搁就是很长时间。显然我要把它写成一个现代故事，但是要在当今的世界上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背景实属不易。直到我远赴中国之后，这件事才最终有了转机。

我想这是我唯一一部由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形象为契机发展而成的小说。要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截然分开是很难的。人物形象不能凭空捏造，一旦想出来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必然处于一定的环境，做着某些事情。在将人物形象构思完毕的同时，虽说相应的情节不一定必然成形，至少人物的行事原则是一并诞生的。在这篇小说的成书过程中，我是一边组织故事，一边寻找合适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原型都是我在不同地方认识的真实存在的人物。

这部书给我带来了一个作者时常会遭受的麻烦。起初我想把男女主人公的姓氏起为雷恩。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氏，但是恰恰在香港有姓雷恩的人。他们起诉到了法庭，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付出了两百五十英镑才平息了这场官司。随后我把姓氏改成了费恩。这时香港助理布政司也冒了出来，认为其名誉受到了诽谤，威胁说要提起诉讼。我感到颇为惊讶，因为在英格兰，我们可以把首相、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者上议院的大法官随意地搬上舞台或是写进小说，而这些尊贵的大人物从来不会龙颜动怒。没想到

相比之下这么无足轻重的一位政府官员竟然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暗指。但是为了避免麻烦，我把香港改成了想象出来的殖民地“清廷”¹。此事发生时书业已出版，售出的书不得不召回。但是有相当数量狡猾的评论家以各种托词拒绝上交调换。那大约六十几本书因而获得了书志学上的价值，如今皆成为收藏家们以高价购入的收藏品。

¹ 本版中“清廷”已恢复为“香港”

1

她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他问道。

房间里的百叶窗关着，光线很暗，但还是能看清她脸上恐惧的表情。

“刚才有人动了一下门。”

“呃，八成是女佣人，要不就是哪个童仆。”

“这个时候他们决不会来。他们都知道吃完午饭我要睡觉。”

“那还会是谁？”

“是瓦尔特。”她嘴唇颤抖着小声说道。

她用手指了指他的鞋。他便去穿鞋，但他的神经多少也有点紧张，因而显得笨手笨脚，而鞋带偏偏又是系着的。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上来把鞋给他生套上去。她一声不响地披上袍子，光着脚走到梳妆台前。她的头发已经结成一团了，她拿起梳子梳起头来。等她梳好了，他的第二只鞋才刚刚穿好。她把大衣递给他。

“我怎么走啊？”

“最好先等等。我到外面看看。没事你再出去。”

“不可能是瓦尔特。不到五点钟他不会离开实验室。”

“那还会是谁？”

现在他们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她不停颤抖着。他忽然觉得如果再有事儿她就会疯了。他又怪起她来，按现在的情形，哪儿像她说得那么安全？她屏住呼吸，拉住了他的胳膊。他按她施的眼色望去。面前是通往走廊的窗户，都安着百叶窗，百叶窗是关好的。然而，窗子把手上的白色陶瓷旋钮却在慢慢地转动。他们没听见有人走过走廊。现在旋钮竟然不声不响地转了，简直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接着，另一扇窗户的白色陶瓷旋钮也好像鬼使神差似的悄悄转了起来。凯蒂终于经受不住惊吓，张嘴就要尖叫。他赶紧捂住她的嘴，把叫声压了下去。

屋里寂静下来。她斜倚在他身上，膝盖不停地颤抖。他担心她马上就会昏过去。他皱了一下眉头，咬了咬牙，把她抱到床上。她的脸像床单一样白。他的脸虽然是晒黑了，但这时也是白惨惨的。他站在她的身边，眼睛着魔似的盯着那个陶瓷旋钮。谁也没有说话。接着她还是哭了出来。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这样。”他着急地小声说道，“这事来了就来了吧。咱们得撑下去。”

她找寻她的手帕。他看出她的心思，把包递给了她。

“你的遮阳帽呢？”

“我忘在楼下了。”

“呃，天哪！”

“听我说，你振作一点。我敢保证这人不是瓦尔特。他凭什么这个点儿回来？中午他从没回过家，对不对？”

“对。”

“我敢打赌，赌什么都行，肯定是佣人。”

她露出了微笑。他的声音坚定亲切，让她感到宽慰。她拉过他的手，温柔地握着。他等着她恢复平静。

“看着我，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不动。”接着他说道，“现在你觉得能到走廊上看看了吗？”

“我想我还站不起来。”

“你这儿有白兰地吗？”

她摇了摇头。他皱了一下眉，心里渐渐烦躁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突然把他的手抓紧了。

“要是他还在那儿没走怎么办？”

他叫自己又微笑起来，恢复了轻柔体贴、循循善诱的声调，这种声调的效果自然毋庸置疑。

“不会的。提起精神来，凯蒂。好好想一想，不会是你丈夫的。要是他进来了，看见大厅有顶没见过的帽子，上楼来又发现你的房间上了锁，肯定要大喊大叫的。这一定是佣人搞的。除了中国人，没人上来就那样拧把手。”

她果然平静多了。

“但即便是女佣人也不见得是好事。”

“那就不在话下了，实在不行我会拿上帝来吓吓她。政府官员权力不是很多，但终归也还能管点事儿。”

他一定是对的。她站起身来，朝他伸出胳膊。他把她搂在怀里，吻了吻她的嘴唇。她心醉情迷，心里几乎痛苦起来。她崇拜他。他放开了她，她走到窗户前，拉开窗栓，把百叶窗微微扒开，向外瞧。一个影子也没有。她悄悄地走上走廊，向她丈夫的梳妆

室里望，然后又瞅瞅自己的梳妆室，都是空的。她回到了卧室，向他挥了挥手。

“没人。”

“我就知道，这打开头就是没有的事。”

“别笑。我吓坏了。到我的起居室里坐下。我先把长袜和鞋子穿上。”

2

他依着她说的做了。五分钟后她回来了。他正吸着一根烟。

“我说，能不能给我来点白兰地和苏打水？”

“嗯，我来打电话叫。”

“我说今天这事儿没真把你吓着吧。”

他们又都沉默了，等着童仆接电话。电话接通后她点了他想要的。

“你给实验室打电话，问问瓦尔特是不是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她说道，“他们听不出你是谁。”

他拿起听筒，向她要了号码。他问费恩医生能不能接电话。稍后他放下了听筒。

“他午饭后就不在了。”他告诉她，“等会儿问问那童仆，瓦尔特是不是到这儿来过。”

“我不敢。要是他来过了，我偏偏没见着他，是不是太可笑了。”

童仆端着饮料来了，唐生自顾喝了起来。然后他问她要不要也喝点，她摇了摇头。

“要真是瓦尔特该怎么办？”她问道。

“也可能他根本不在乎。”

“瓦尔特不在乎？”

她的声调显然是难以置信。

“他这个人过于腼腆，这点我印象很深。有些男人见不得场面，这你知道。他明白弄出丑闻来对谁都没好处。我还是觉得那个人不是瓦尔特，不过就算是，我感觉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来。我看他会忘了这事。”

她思忖了一会儿。

“他深深地爱着我。”

“嗯，那样更好。你正好可以说服他，他相信你。”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她所无法抵挡的迷人的微笑。他的微笑先是在清澈的蓝眼睛里隐含，而后才慢慢地在他美观有型的嘴上显现出来。他有着小巧、整齐、洁白的牙齿。这一感性十足的微笑让她整个身心都为之融化。

“我也不是很在乎，”她说道，心里忽然高兴起来，“这是值得的。”

“都是我不好。”

“你怎么会来？看你来了我吓了一跳。”

“我忍不住。”

“亲爱的。”

她向他倚近了一点，黑色的眼眸闪着光亮，热情地望着他，嘴唇也微微张开了。他用胳膊搂住了她。她快乐地喘息了一声，倒在他的怀里。

“记着你可以永远依靠我。”他说道。

“跟你在一起我真的非常快乐。真希望你也跟我一样。”

“你一点也不害怕了？”

“我恨瓦尔特。”她答道。

他不知该如何回应她，便又吻了她一下。她的脸则轻柔地触碰着他的脸。

而后他抬起她的手腕，看了看她腕上的小金表。

“猜猜我现在该干什么了？”

“溜走？”她微笑着说道。

他点了点头。她把他抱得更紧了，但感觉到他执意要走，又放开了他。

“像你这样放着工作不干，也不害羞。不和你在一起了。”

他从来不会放过调侃的机会。

“看来你是巴不得想马上甩掉我。”他轻轻说道。

“你知道的，我舍不得你走。”

她的声音又低又沉，但显然十分认真。他明白她的意思，只得笑了笑。

“今天来的这个神秘的人，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了。我打保票是佣人。就算不是，我也会帮你的。”

“你有多少经验？”

他笑得既开心又得意。

“不多，不过不谦虚地说，我的脑子还是够用的。”

3

她跟着他来到走廊，一直看着他走出房子。他朝她挥了挥手，这不禁让她一阵激动。他已经四十一岁了，然而身体依然十分柔韧，脚步灵活得还像个小伙子。

走廊已经全被阴影遮住了，但她心里充溢着爱情的满足，懒洋洋地不想回去。他们的房子坐落在欢乐谷，正好在山脚下；山顶的房子虽然条件舒适，但价钱他们付不起。她的目光很少顾及蓝色的大海和港湾里拥挤的船只。她的心思全被她的情人占据了。

这个下午他们的确做了蠢事，然而要是他想要她那样，她哪里还顾得来谨慎小心？他已经来她这里两三次了，都是在午饭以后，这个时候谁都懒得在太阳底下走动，即便那群童仆也没发现他来过。在香港他们的交往总是这样难。她不喜欢这座中国城市，每当她来到维多利亚路旁他们常见面的肮脏的小房子时，她就抑制不住地紧张。那是一家古玩店，店里四处落座的中国人令人厌恶地死盯着她瞧；她讨厌那个老头子，他堆了一脸讨好的笑，每